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六

陸川龐 典校

弟子一

孔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見於史記列傳者。多五人而已。陸子倡道南宋。弟子亦以數千計。今考其姓名卓然見於史冊地志者亦七十餘人。其論議姓字見於陸子文集而門閥官階無可考者尚不下百人。楊袁舒沈慶元所稱淳熙四君子也。蔡文懿徐文忠羅文恭等並一代名臣。可謂盛矣。今次其事蹟及論學語共為十卷。

楊文元公簡

行狀

門人錢時撰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寇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顛臞臞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頽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戶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諷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奉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菴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戚氏頤人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澗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備屋拜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為火也輒集眾環向入小學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

隔牖間一紙。凡逃歲事。呼謀過門。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  
數日。以俟。走散相徵。送先生凝靜。扃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  
戶外。既長任。幹益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  
已。弁燈。跌坐。候熟寐。始揭弁。估畢。故漏盡五鼓。為文清。潤峻  
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論弱冠。入上庠。每試。輒  
魁。聞者。蓋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聞。闔院。寸步  
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  
衆出。不以己長。先人。乳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  
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  
相求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買數千日。韻。詠。魯。論  
孝經。堂上不動。翠色。民自化乎。初。先生在。循理齋。當入夜。燈  
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己。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

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夏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顧一見莫可得。述語離平。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達平且嘗聽扇訟。公即揚報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公竦然端厲。復揚報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服。他語即揖而歸。端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其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公撤宿山谷間。親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瞳瞳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卷妣氏去官。居至室。哀毀盡禮。後營墳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

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  
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  
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  
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  
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士  
俗滿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繁銜。例主學士。無以風  
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糜粟。稍效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  
笞捶。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  
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  
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  
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寤。日夜不厭。先生  
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

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荆江。濟受紹興。府理椽。便就養。犴徑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烟燭。因失。毫末。循吏。僅行文。案束手。膠奉。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勸之。先生曰。無罪。可勸。命勸。平日。先生曰。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過也。必撻。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嘆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雪辨。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還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屈無可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

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若湖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頓。吏牘日相衝在家。天府濬穰類多疾。契紮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賡會莫不服爲神明。幾旬。突意。怵怵。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肄習之。軍政大脩。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自愛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



門生求脚色狀。例選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刻章。輻集。盜數削返之。改宣教郎。知紹興府。嵎縣以外艱。不往。宰侍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且募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養真賢實能。使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赴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夫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斂鯨。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牧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况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剷除氣習。脫落意識。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日於凡陋視道爲高。溪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並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器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湖菽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信信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圖中。加責罰。論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

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興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軋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后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願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漢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哀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做而行。今陛下願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竇贊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

三王之脈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固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辨之。先生校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演辨。臣爲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辨。又斥之。一時端人正士。例誣以僞。

若先生則見謂爲之尤者痛然遂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緡魚袋朝散郎發遣全州將陞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况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

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讐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尅制諸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尅制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畧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播邊磧口語籍籍莫敢遏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力筆小吏孤鼠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間恐慙修尺牘答曰我

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屬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餓。請溺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殼華之下。而致此極。又况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賊吏之手。多少財賦。徒

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  
昏妄背理傷道之昨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  
饑民何爲不可開進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過之結怨饑民  
是激之故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嗜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  
謬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守  
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  
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因則緝訊或舉債  
或鬻產甚者窮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  
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  
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污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  
于緣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生于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  
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



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曼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愚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相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今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

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道射刺擊。取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二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劉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民相食。處。感。額。久之。人爭傳論。流入北境。見者輒。雲。涕。淚。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灾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回體頭而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忤。海不溢。河不滿。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

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賦污怨謫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謀爲大逆。天祐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攷實行。故放辟奸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徧于羣神。畀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遠。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既幅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孔聖訓。且落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

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為夷狄。為禽獸。難議。蓋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刻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為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刻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為親。故問京狀。先生註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屬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其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為前班上春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

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知。若知則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清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爲卒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吳政者就與陞擢。臣淡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

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  
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于去位安石豈不  
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  
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陛下擢使凡建議  
不遂非飾詞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  
湯之大道復明於今日矣先生袞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卽  
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畧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  
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  
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足意則是非賢否自  
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  
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  
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求去得溫州。先生每嘆風俗之壞。自上啓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醕。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規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贊。即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東。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

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  
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効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  
善不書惡願與士大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聲載路如脫  
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頌局於百分難遽達  
先生架大鐸戟門外令誦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  
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點陟文移  
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揭案方書判有結於庭者無問誰何即  
釋筆拱答揖入官苟是踈賤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  
爲撓有私媿者五百爲羣遊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  
寨兵捕之巡尉佻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賦  
徒五百合家族何啻二千口拒捕相殺傷髮在頃刻耳萬一  
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



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  
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堵進爲懇。致  
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產。寓公  
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同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  
對曰。今所訴行也。又何以爲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案至  
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幣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  
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  
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新  
之。竟追斷憤。所負濱海。膠禁甚嚴。商人度稅。開出海。時副端  
方以減福。奴視官府。二于視。卷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冒。  
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  
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人喉。衿巷。屈者。

苦澆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譟踊，勒石名楊公河楮券之。枌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回，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跼跼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

徵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  
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  
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  
儀典曠絕。邦人劍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  
曰。枻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  
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  
歲擲朱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  
蜀楮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  
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  
手。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  
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  
咸向方。知務已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前

先生繼納出身間貴游。狂聲樂事。放放躡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皮置之一名。即第治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因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素侈頗消。兼并袞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賄。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稚累累爭扶擁。綠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頃城出盡哭。有機戶嘗遭徒亦手織錦字為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遺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載白老人以為前此未有。載于竹帛。形于圖繪。雲聚山積。權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

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已。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校。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密聽。因詞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夜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抹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善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

天下切勿以爲善小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絕之於後。庶幾頗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頌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賸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况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外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或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宅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飢。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壘。日數十萬。邊吏聞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况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飢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新斗升粟而迎殺之。新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寔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昔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

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難稍寬。而有枵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折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緒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限制。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濶。以趨時苟且。權請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遠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嘆曰。吾益老當去。



莫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馮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與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秘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游賜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視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

者德朕日素所簡記。今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尋。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生。紹。興。十。年。庚。申。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纒。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道。奉。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念。疾。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攜。墓。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不。通。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禁。死。哀。不。愧。不。作。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宜。敬。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宜。州。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塾。坐。基。在。堂。孫。女。二。長。妹。將。仕。郎。韓。燮。曾。孫。

全以三年四月乙酉葬已之五峯。嗚呼！三教策至。故總異端。邪說爭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剝蝕。舛午稜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无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發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懲。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則爲定。爲繫。爲筆。削。爲復。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彜之則。范范千古。智探巧索。如賸商律。如膜指。構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造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

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然無須臾懈。解。又且克永厥壽。習以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甯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于熙光詠春之間。而萃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問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而鳴斯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教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爲見。拘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聞居。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馬。故養

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救焉。故蔽之有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絕學若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臆說紛披。黃鼓疑似支離。坐索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林藪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選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浮。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增之賦。及榷酒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文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邑里之學。六曰。取廢禮。

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  
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蓋先生之學以  
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  
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未頭  
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遊方僻僑婦人孺子亦知有  
所謂慈湖先生歸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  
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  
片言隻字无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遽集方裂之其已  
成編者甲茶乙稿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  
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問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  
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掉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

復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  
門人嚴陵錢時撰

真西山跋行狀後云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  
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  
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惟伏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  
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燕私嚴恪如臨君師非功之戚下淚總麻服制喪期一以  
經禮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  
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慈  
者常愷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頗未能忘富貴利達  
何也德秀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  
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

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爲弟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資差輕。而可免。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真德秀跋。

按真文忠公辭誌銘而任表。然西山集中無慈湖墓表文。



並未及爲抑集遺之也。然文忠公所見者傳正夫所爲之  
行述非錢于是所爲之行狀也。傳作今不傳。宋史得千餘  
言。悉本錢狀。今不復錄。惟傳末有後成淳間制置使劉黻  
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二十一字爲狀所無。今附  
於此。

書問雜記

先生嘗言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習氣未盡。  
先生與楊敬仲言云。此心之良哉。賦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  
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  
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于無間。亦分內事也。然懈怠縱  
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做虛是作。游逸  
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案之銘。成湯猶賴之。

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  
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華華文王之翼翼  
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  
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  
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  
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  
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又與書云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  
可以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  
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  
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  
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頓復所以躡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

而後獲也。若於此而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慈湖祖象山先生辭云：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陽之簿廨，雙明閣之下，某以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叩扇訟之是非，乃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其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

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  
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  
非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  
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載而早日  
月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化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  
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况於某乎况於四方之士乎  
故聖人過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必以有  
必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過絕學者之我以  
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之知道而遠  
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况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  
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

侯平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實然  
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  
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  
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  
所日用何侯乎復知何侯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生之訃  
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敢傷生微聲竟  
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敷今也  
畧定氣血微強矧聞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  
悲一真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真西山作慈湖訓語跋云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  
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

者也

真西山又作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云。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媿前脩。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四明文獻志有明陳文定公敬宗作重建慈湖書院碑記云。宋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楊文元公既沒。其時邑大夫祠之於慈湖之濱。凡更二遷。咸淳辛未。郡守劉黻再遷普濟僧寺。

之右又爲寺僧挾勢毀之。至元丁亥。繡衣使者行部。乃即文  
元公舊居遺址。重建禮殿。祠庭堂廡。齊舍咸備。設官廩。備規  
制。視郡縣學校。入國朝革罷之禮殿。久廢不存。公宇如故。正  
統四年。適遭回祿之變。悉燼無遺。惟存門屋三間。遂遷奉文  
元公塑像於門屋之下。景泰間。朝使廣信二李公。高郵龔公。  
三侍節。先後按節之邑。謁拜之餘。慨然以興復作新爲己任。  
先之以祠堂之成。則李公。龔公。龔公。謀二公之功。而董督其事  
者。寶縣丞何徽。主簿劉源也。繼之以彛訓一堂成。則曰。良李  
公與郡守姑蘇陸公。阜縣令西蜀賈公。龔之功也。彛訓垂成  
之際。臬司會憲吳公立。適值分巡至此。按舊圖。尚有步廊四  
齋。東西二十楹。未有謀者。於是詢其子孫。凡所未備。悉謀復  
之。嚴嚴翼翼。肅穆靜深。堯棟葦飛。煥然一新。是則督勸其成。



以全書院之舊規者。吳公之功亦大矣。此文元公泰運之年  
嘉也。吳公陸公前後以石章相屬于謂天地間氣運有否泰  
若四時寒暑之代序。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  
退。與夫賢人君子斯道之興替。莫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文  
元公稟剛誠明正之性。心天地之心。學彘文周孔之學。振洙  
泗之絕響。紹伊洛之正傳。附註六經。貫通百氏。以鼻夔稷契  
伊傅周召所以事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事吾之君。以龔黃卓  
魯所以撫民之心。撫吾之民。此文元公立心行己之本志。不  
幸丁宋祚之末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四經陞對。逆鱗之言  
雖忠。光宗悅之而不繹。披肝瀝胆之勸。雖勤。寧宗從之而不  
改。有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心。措之於無用之地。天地之所  
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足鑒此心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思子

曰勤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又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文元公皆可無愧。然當細紀不振之時。宜置文元於左右。以資論思。顧乃止授州縣。因博秘閣。閑散等官。則當時亦予而進。小人可知矣。何望其能克復中原也。文元公閑中。孝先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年。立朝僅三十六日而已。餘皆丐祠可勝惜哉。文元公知道不行年七十餘。遂引年而歸。乃著書立言於闕峯慈湖之上。樂天知命于採春之間。有曾點浴沂舞雩。上下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壽八十有六而終。今幸遇四風憲二守。令相與悉心共成盛美。獲睹書院於久廢之餘。拜瞻賢像於重興之日。倡明斯道於未泯之時。修舉隆典於曠日無聞之後。文運之興。又當聖朝重熙累洽之世。然

則侍御念憲守令之茂績同一並傳于不朽審矣何其盛哉  
碧石既具遂因吳陸二公之請爰書其槩俾勒置於書院之  
東以昭示於罔極若夫文元公文學政事道德之詳宋史列  
傳與其門人錢時行狀載之備矣茲不能悉是爲記

陸子學譜卷之七

弟子二

平越王士俊校

袁正獻公變

行狀

真文忠公德秀撰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恂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此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春秋時。陳大夫清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大中大夫裴。裴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毅。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廣酬。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頴國。其黨曹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忌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

如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  
遍。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  
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  
公與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堉。亦皆聚於  
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磋。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爲同  
舍所嚴禪。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亦推服。淳熙辛  
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  
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  
當更張者。以是僅得兩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  
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  
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  
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台二百人。後

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校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間里。至是始爲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傍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黠。妙選僚吏分任賑恤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以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於朝。

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  
頃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  
是矣即就汾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  
恩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  
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  
入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  
請罷公不爲變遂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  
足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平屬  
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  
結閭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別外廷宰  
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也盜賊尤不  
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



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傳公一以相屬。公周。胝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疎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群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孽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卽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

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  
效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愷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  
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  
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郡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因用量入  
爲出，今當儉謹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與服御至百  
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  
宜用孝宗焚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  
之，不然者，檟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有節，或恐  
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  
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楮  
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而糴，循環相因，市直頓  
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

以董之。船爐相銜無奇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之一端也。於是室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之。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遊削。交饒。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戔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衛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閘。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馬。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槲破的。常數十。峭寇臨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

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尚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賊果降提舉工西常平權陔與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即上意本以揀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榮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槌黥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殺削深為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俟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頽納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

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常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與問邊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勅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返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又官嘗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頽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敷

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教士。至國有大議。叩關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強。金勞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至固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封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

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女真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者。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戢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礪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刑賞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



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寢息。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以賑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諂而遠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遠。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強。

遂言今日未遑他務。且瀕春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羣臣多聞王音。自爲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遣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備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於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絨默。以順爲正者。

尚多有之。豈天意哉。盍再殘虜。敢化王畧。皆因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因勢恢復。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說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徒居於汴。來索歲幣。未子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爲國。因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必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

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戒心遂泮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閭瀝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鈎刀。弃周鼎而寶廉孫。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貧吏。

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騷樂者。今愁嘆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蓋笑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遞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貨物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焚。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幸。廣利救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欺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

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若稍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糜曼是煇。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殺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之。而扶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植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

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實甚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則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由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為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雷公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若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雷春而雪。未為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

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遣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旋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怯。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昔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絕綱。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之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祐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使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為我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願盟。



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昔犯浮光。乘漢駁駁。至蜀。觀其志。非專爲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戊可撤乎。忠義之流。既與虜爲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將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以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靈謀應。儉以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煥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遊。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灾。其故何歟。

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浸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寶。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寶。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鈞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夫羊巧於窺覷。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寇。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善社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

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  
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  
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秦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  
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  
者。則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  
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  
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正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  
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  
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  
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  
官。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  
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

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  
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  
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  
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  
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  
但觀其所言爲已乎。爲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  
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  
隨事者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  
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  
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懸懸  
言之而上亦問答如響。答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既洪充  
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

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  
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凜不可回。一時  
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警虜番亡。聘使屢返。  
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因默  
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與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  
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思之職所當再也。而目  
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  
名。公句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  
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  
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  
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辭陞直學士。皆

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爲笙鏞篳篥。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窺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宰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宰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表。開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椽。轉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滄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蓋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絮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

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鄱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緣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以此。某之潛江左也。公賤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取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  
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  
少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  
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  
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  
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取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  
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耳。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  
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  
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  
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遺，  
不肯以遽已也。罔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



璿。瑒。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弱。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遂。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恭。小。容。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同。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憊。於。凡。庸。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繙。繹。而。又。求。師。私。

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談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表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違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擊臣類柄天地。閉塞徂翔。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益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齋志以沒。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有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弗怠。無適而非視也。身雖隱。心

在閔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植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為歛。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貧極厄。備極其至。至於友朋。忠而直。自為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前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獲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實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鄞。傾益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羣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篇。謂法度。

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爲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論語孟子無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著不爲奇峯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詠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敘事有史法。諸子哀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其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剪浮。見謂得體。

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書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爲墓志。墓在鄆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高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郭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

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官有可紀。則爲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蕭同年進士也。賦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流。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墓。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猷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信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合爲之狀。概念時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醜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按宋史列傳。悉本此狀。今不復載。又按寧波府志。藝文志。

列公所著有書鈔十卷

真西山作絮齋先生訓語跋云。絮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德秀以年家子。初拜侍於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誚其濶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斯感始出關。夜宿南山。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挈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出何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流涕。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德秀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德秀頗自約教。輒對客談道之。今傅君正夫所錄訓語。益有一二爲德秀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於先生沒。

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於訓語之末云。

四明文獻志載正獻公輪對劄子云。臣聞天下無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無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心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己。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賜座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察愛。謹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



罪去而姦臣根據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向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愆。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嘗臨朝。嘆息謂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溢於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寔諸班列。因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

御史曹修古論事。便切忤宮幃。意請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美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塔察其如修古者。以而聽之。自是忠言諫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正大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於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按公此劄。專以君心人心爲重。正有得于陸

子所主先立乎大之說也。

舒文靖五子曰。斨曰鉅。曰銑。曰錯。曰鍊。斨。沈端憲。罅。銑。楊文元。罅。銑。字和仲。王伯厚錄。紫。齊。荅。和仲書云。純。仲。近。日。不。倦。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於。此。當。自。知。之。若。高。論。謂。學。者。功。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伎。書。其。可。廢。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胥。從。之。矣。賢。昆。仲。朝。欵。夕。聚。浸。濯。磨。礱。有。日。新。之。盛。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伎。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况。他。人。乎。聞。讀。不。輟。甚。善。甚。善。爲。學。要。當。通。知。古。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純。仲。氣。質。亦。佳。又。得。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謹。守。先。訓。未。嘗。一。

老苟求人皆歸重先大夫於是乎有子。政宜益固所守。豈可輒自菲薄耶。然讀書一事。決不可廢。學問無有窮盡。用力愈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後。却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皆篤志于學。則門戶有光矣。惠貺韓宋晚甚佳。物固有以晚爲貴者。惟人亦然。嘗記陳止齋有詩云。山來盛寧歲月晚。行到修途肝胆健。益取東漢書所謂大才晚成者。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於晚哉。伯厚題其後曰。右絮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子和仲書。撮其要切者如右。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學是尊德性。絮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所以根本於問學。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

不覽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篋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通古今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紳書几銘。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楊梅之饋。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節。或虧于晚學。或倦于老。俛焉草草。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做書。不云乎。汝不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言時式。沉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

虛谷方氏跋繫齋袁公年譜畧

公所學天地之心也。自有天地以來。聖此心也。賢此心也。自公之得諸師傳家授以來。象山此心也。慈湖此心也。繫齋此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之心。勿忘而又勿助長之心也。孩之

知愛親也。長之知敬兄也。宗廟而欽也。墟墓而哀也。即此所謂本然之心也。或者謂陸氏之學與晦菴先生朱文公異。同竊謂文安公之學。因已發之心。而驗未發之心。由其情以知其性。孟子所謂見孺子將入井。怵惕隱而仁之端。倪於此。呈露者也。見其惻隱之發焉。而知其本心之中。共有性之仁也。四端皆然。操不舍存不亡。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公之學。存養未發之心。而省已發之心。全其性而節其情。子思所謂人已。俱不睹不聞之前性之靜也。有戒慎焉。有恐懼焉。而已所從。睹獨聞之際。情之動也。則慎其獨焉。存養以保其中也。省察以充其和也。貫體用一顯微無二心也。此朱氏陸氏之所以異。歟而未嘗不同也。所以同者何也。無不芸苗之弊。亦無揠苗之弊。未此心也。陸此心也。所以異者何也。陸

氏專力行之踐履而畧致知之著述。朱氏雖多有著述而未嘗敢少於踐履。致知夾持而進。特江湖學者以朱爲漸。以陸爲頓。樂於頓之易而苦於漸之難者。爲一說。以漸爲循序。平進而願學以頓爲一超直入而不敢學者。又爲一說。後生小子不知其同而妄議其異也。文公益嘗有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要之升堂之階。初異而入室之奧。豈終不同哉。

按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緝閱數十過。從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鷺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也。朱子徒以其有先發明本心之說。其門人傅子淵。包顯道等。又

有過高之論。遂以頓悟之禪學目之。不知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即孺子入井。發明惻隱之本心。謂擴而克之。則可以保四海。論齊蹠之與寧。死不受。發明蓋惡之本心。而爲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不辨禮義而受萬鍾。則爲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故在富陽。即扇訟之是非。以發明揚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其証也。豈若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哉。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自諉。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吾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與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爲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涉目。



而道愈途說。陸恭附和成曰。陸氏爲頓悟之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並無此論也。方氏此跋。頗窺二先生大旨。而頓悟之說。未能辨別。故復爲論之如此。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搢婦翁矣。

沈端憲公煥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大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視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表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妾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早。常平使分擇官屬。賤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遷判舒州。閏居。雖病。猶不廢讀。書奉。奉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迨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子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諡端。

憲煥之友舒璘

按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先生而下即繼以楊袁舒沈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寧波志沈煥本傳有宋史所未敘及者云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親尊瞻視音吐鴻亮與之友者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銜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教語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詰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爲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說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

呂成公問辨。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綸事業。草講求。日益深廣。慈湖祭沈叔晦文云。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叔晦通判國錄。嗚乎。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偲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遂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遂相與切磋講肄。相教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所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

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奉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蓋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相從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袁正獻公作端獻行狀。其略云。自君之歿。朋友親故。哭之皆

勵四方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  
考其平生大節。寧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詛與時  
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竦顏俗。使時見用。必能  
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矣。  
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浸浸焉自期於流  
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嗜  
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爲言。盡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  
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  
不容物。久以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  
如軍歡愛。如媼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弘者。殆庶幾焉。篤愛其  
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經爲家傳。沈氏其未艾  
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嘗作詩。

歲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  
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者史籍傳記采  
諸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  
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給事業草草講  
求日益廣深君子是以知君胸中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  
矣終身沉于下位而聲名流於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  
且不墮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

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公璘

兄西美號  
弟元英琪

宋史本傳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  
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  
厲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

於發。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栴  
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  
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  
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微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  
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寔盛。丞相留正稱璘爲  
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遠首欲薦璘。或謂遠舉員已足。遠曰。  
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刺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  
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  
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  
敢多遜。袁受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  
實。道心發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愚筮之醫春。澤祐中特立  
文靖。



宰波志舒璘本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元質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力於躬行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勤誘啓迪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學者稱爲廣平先生

書問莫辭附廣平類稿

陸子與舒元賓書云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揚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榮迴迂

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慈湖莫舒元質辭云。永謙郎楊某。甚妙莫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做衽而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爲已勝者。楊裘之失言。出祖而失禮。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嗚呼。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他人。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自知其爲主本者無幾。元

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遊之士。蒙被元質之蔭。佑知元質者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為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眾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真。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

袁正獻公祭文靖文云。變與吾兄。金蘭之契。踰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旦旦懸系。自溫還明。休息勞勩。謂沉疴之既痊。每撫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驚呼失聲。何以至是。嗚呼。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曾涕也。嗚呼。天乎。天稟之粹。如彼。厥麟為時嘉瑞。自始奮發。蜚聲。揆市經術淵源。詞采宏麗。退

然不矜。日益磨勵。陰師親友。剴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躅。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護養良心。毋敢失墜。卒於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陰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閔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胆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遺譏議乎。考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而所深痛者。朋友之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哀。欲往莫遂。拊棺慟哭。形於夢寐。寓哀情於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尚饗。引文獻志

文靖之教。尤行於嶽。既沒之後。嶽人祠祀之。袁正獻變爲之。記曰。士生於世。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慊。質諸鬼

神而不作。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元質者。真其人歟。元質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耻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不啻飢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游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頗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變質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固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徵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絕廢弛。浸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爲之款。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操惡術。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還調同寮。有爲之。雖當爲舉。

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諸公推執。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麗語爲謝。益信道甚。罵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既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隆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亭。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痛念疾。端吾架燧。當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庫。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供。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

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珪璋璧琮。人信其爲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爲嘉祥。考其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沒。諸子一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於燮曰。事關風教。幸爲我志之。燮不敢辭。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廣平類彙中論學語精者今采八條附後

成物之道。成在吾心。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話。

持敬之說。某素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舊籍

桶如簾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其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數。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豈在他處耶。

每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斷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

晦翁當世人。餘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自能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忽問云。爲學儘好。萬一饑餓如之何。先兄謹對曰。饑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將殞。獲失措。寡廉鮮耻。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失身命。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裹作人自己良心。元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

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則隨物變遷。雖外境若相宜。而夫已甚。欲其日新。難矣。

黃氏宗彥曰。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監保長。美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其察則

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可知大概矣。

舒西美名琬。元質之兄。學於先生。自疑所學艱難支離。先生有書與之。併以戒元英焉。

先生與舒西美書云。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

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閒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善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爲不知學爲無志而已矣。

元英名琪。元質之弟。亦師事先生。嘗有書訓之。今集中不載。

惟附見舒西美書中

慈湖祭舒元英文云。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  
功部新邑川教授高宗商。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  
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  
晨。僕以言來。解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傳聞  
多。少實尚。深宵間。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  
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  
又自楚。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  
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  
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  
英。卿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臺臺。可觀。使元英得志。行  
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走

不可望矣。東南於黑龍潭鳴呼元英必鑿此莫。

寧波正學祠。明浙江督學薛公應旂之所作也。自爲記云。秦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訓詁詞章之間。而素饒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于是正學失傳。而紛紜之論。亦莫知所適從矣。宋百有餘年。諸儒繼出。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聖賢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奧。上遡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于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二開導也。揚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矣。今以一明州。

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者  
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慨嘆矣嘉靖辛亥  
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載議合四公而祠祀  
焉因即郡城鎮明菴廢址建堂立主題四公之謚安安如禮  
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  
今未盡泯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  
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啓發矣乎余故樂爲之記

奉化廣平書院在縣東十里廣平鄉舒文靖先生家塾也元  
改爲書院王公應麟記其畧曰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  
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樵學者宗之日月江漢光  
潤所被皆爲名儒于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  
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于呂朱心融神

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綱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東  
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沂泗位不配德而敬行  
於鄉。聲聞于天下。淳祐中先生有孫棫。明經世其學。惟昔先  
生嘗題扁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詠於斯。聚辨於斯。先生歿。門  
人敬事不忘。肖像祠於塾。乃遠追先志。兵飾堂宇。帥子若孫。  
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講說  
絃誦。藹如葢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  
仁。邈將自一家始。後之人其想哉。